

他們企圖“重蹈覆轍”

弗·米納耶夫著
曹岩華譯

北京大眾出版社

他們企圖“重蹈復轍”

弗·米納耶夫著

曹 岩 華 譯

北京大眾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他們企圖“重蹈覆轍”

[苏联]弗·米納耶夫

曹 岩 華

*

北京大众出版社

(北京西四滿白塔寺觀音)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北 京 印 刷 厂

*

開本787×1092 1/32·2 2/8印張·40

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第1次

印數1—35,000冊

統一書號3071·4 定價0.21元

目 錄

回顧過去.....	2
事實和捏造.....	10
新的招牌，旧的貨色.....	16
德國帝國主義情報機關重登國際舞台.....	22
什麼是C. I. A.	33
華爾街的“秘密大軍”.....	38
“真實性”或巧妙的偽裝.....	44
“可靠的”證件和“救命的”毒藥.....	46
密碼、密寫.....和音樂.....	49
自新之路.....	53
艾倫·杜勒斯發瘋了.....	61

各國人民需要和平與友誼！——恐怕再沒有什麼別的字眼能更充分表達現在千百万人們的內心願望了。近五十年來，人類經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經受了在歐、亞和世界各洲所爆發的几十次大小流血“事件”。帝國主義者製造着新型的大規模毀滅性的殺傷武器，這就有使大塊土地變為“死亡區”的危險。人類的進步階層已經意識到，假如現在不制止這種死亡的進軍，那末千百万人們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脅。

世界歷史發展的全部進程，已經雄辯地證明了民主和社會主義力量的不斷增長，證明了帝國主義陣營勢力的普遍削弱。帝國主義反動勢力清楚地懂得這一點，並且感覺到他們的基礎已在搖搖欲墜，因而就進行垂死的掙扎，企圖破壞和平民主陣營，首先是這個陣營的主導力量蘇聯的日益增長的威力。

美國一天比一天更加頑固、更加詭詐地進行着“秘密戰爭”。他們企圖將間諜破壞和恐怖組織的密網，布滿整個世界。

人人都知道，在德國法西斯罪魁的侵略計劃中，從內部進行破壞占着重要的地位。希特勒分子曾深信，他們在無數的秘密特務的幫助下，能夠毫無困難地侵占其所選中的國家。他們曾誇耀說，還在和平時期，巴黎就已經有他們自己的人了。法國的情況確實是這樣。法國資產階級出賣了法國的民族利益，使希特勒能夠輕而易舉地占領了這個國家。在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內，情形也是這樣，希特勒的特務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活動，並得到統治集團的支持。

希特勒分子建立“第五縱隊”的企圖，只是在苏联——这一个國家里，遭到了徹底的破產。

希特勒的“总体間諜活动”，正像德國法西斯的全部总体战争的戰略一样，已經宣告了徹頭徹尾的破產。但是，美帝國主義者，这些新的世界霸权的覬覦者，竟不顧歷史教訓，又重新使用并企圖進一步改進希特勒的“秘密战争”的方法，來反对爱好和平的各國人民。

回 顧 过 去

德意志帝國不惜一切人力和物力，用数十年的工夫巩固并加强了自己的情报机关。俾斯麥、毛奇、留登道夫和德意志的其他著名軍政人物也毫無羞耻地深入鑽研德國情报机关十分骯髒的工作細節。他們親自接見并听取某些秘密特务的报告，給他們下达指示。德國情报机关的負責人，有权利随时親自向德皇直接做报告。这一切都証明着情报活动在凱薩德國的國家机器中所占有的地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發动和進行过程中，情报机关一直是德意志帝國最重要的工具。根据凡尔賽和約的規定，德國情报机关必須全部撤消。但是，德意志帝國並沒有履行这一义务，却把情报机构伪装地保留起來。它所以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是由于監督德國履行凡尔賽和約条款的同盟國監督机关公开庇护的結果。

德國軍閥力圖將情报机关的档案全部隱藏起來，不讓同盟國知道。一部分档案为了繼續進行潛伏活动而毀掉了，大部分档案被情报机关的領導人尼克萊上校运到东普魯士的一所地主的庄園里。而后，当恐懼的气氛消除时，保留下來的部分档案就被当时臭名昭彰的克魯伯康采恩理事会主席胡根

別格拿去保存了。胡根別格把這些檔案保存在他設於柏林的一家出版局里。

希特勒分子掌握政權之後，德國情報機關又有了很大的發展。在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這段極短的時間內，它已變成了一個龐大的機關，擁有無數處、科、室以及中央機構的各種輔助機關，同時還有極廣的地方機關網和數量上特別驚人的國外秘密特務。

希特勒情報工作的領導中心是德軍最高統帥部第三處，這個處同時領導着反間諜工作，地址在柏林吉爾比茨烏法爾大街。

德國法西斯頭子之一魯道夫·漢斯在與格烏斯高菲爾和其他幾個希特勒的“理論家”的合作下，制定了一個臭名遠揚的“破壞戰略”和“總體間諜活動”的體系。希特勒的情報機關和秘密警察在歐洲的許多國家招募了成千上萬的賣國賊和叛徒，把他們組成地下的武裝團體，準備在適當時機進行活動。

“……我將在和平時期，就把軍隊開進巴黎。他們將穿着法國的軍裝，於光天化日之下，在街道上進軍，任何人都不會想到要阻擋他們。在幾分鐘的時間內，法國、波蘭、奧地利就會喪失自己的領導人……我早已與那些將要組成對我有利的政府的人建立了聯繫。”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幾年就在其同伙者小圈子裡的人物中這樣聲明說。

這一論斷並不誇張。事實上，那些掌握上述國家政權和武裝力量的賣國賊、叛徒以及投降主義者確實幫助了納粹分子佔領這些國家。很多人簡直就是希特勒情報機關的特務，並在其指示下進行了長期的活動。

在準備反對波蘭的戰爭中，波蘭法西斯統治集團的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曾任外交部長的別克上校給德國情報機關

以巨大的帮助。他那叛变活动的历史，是战前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集团中所流行的那种乌烟瘴气和政治腐化的典型。

这事情发生在一九二三年。一位年青的军官、新上任的波兰军事武官到了巴黎。在此以前，他在布拉格也担任着这类的职务，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间谍机关曾建议他们的法国同事，不要放松对他的监视，因为他们曾怀疑他与盗取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的密码有关。此后不久，法国反间谍机关就决定调查一下其所获情报的可靠程度。派了一个暗探，冒充为第三国家的代表和武官进行接触。暗探没有费多大力量，也没有使用什么妙计，就使波兰的外交官同意出卖有关法国军队的秘密情报，由于法国和波兰当时的友好关系使他有可能获取这些情报。

这“事件”揭发后，这位军官不得不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这位武官就是约瑟夫·别克。一九三二年皮尔苏斯基竟把他任命为波兰的外交部长，借以表明他对法国政府当时拒绝给他贷款的不满。

不仅如此，这一全部史实中最突出之点还在于：别克的这场丢丑事件不仅没有把他送交法庭，甚至也没有给皮尔苏斯基集团留下多大的印象，因为所发生的这一事件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皮尔苏斯基自己在过去就曾是日本和德国情报机关的特务，那么他对这一切又怎能有另一种反映呢！

很显然，别克随着年令的增长变得更有经验了。当希特勒情报机关把他从帝国陆军部当作“遗产”接收过来，委派他执行更重大的任务时，他就不再碰这样粗心大意的钉子了。

在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中规定，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内就要彻底迅速地消灭整个波兰的情报体系。德国情报机关曾委

派上述总部第三处某秘密情报室负责人法比安大尉执行这一措施。法比安组织了三个摩托化特别行动组，由情报机关的军官布蘭、什耳丽德尔和仁什中尉等指挥。每一组的活动范围，在波兰领土上都划分有固定的区域。他们的任务是：在战争爆发后立即除掉所有波兰的情报中心，德国情报机关早已获悉其所在地点。甚至当波兰统帅部鉴于不可能将总参谋部第二处（情报处）的档案撤退而决定将其运到華沙附近的一个要塞进行销毁时，德国情报机关对这一情况也立即知晓了。

正当波兰法西斯军官准备烧毁档案时，总部第三处行动组偷襲了这座要塞。德国人立即对所掳取来的档案进行研究。这样，德国情报机关就掌握了波兰国外拥有四千名左右特务的全部情报活动网。所有波兰的特务，除掉进行过反德活动的人以外，都立即摇身一变成为希特勒分子服务了。

总部第三处其余的行动组，夺取了波兰地方情报机关的人员和档案。结果，波兰情报机关被全部解除了武装，支离破碎了。

德国统帅部在反对波兰的战争中，几乎是闭着眼睛打的仗，因为它是那样准确而详细地知道波兰军队行动的各种动员和作战计划。

在挪威、荷兰、比利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挪威活动的是柯维西林格，他早在一九三一年任陆军部长时就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了。一九四〇年德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时，挪威军队竟“偶然地”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去进行演习，同时又都没有实弹。在陆战队登陆的挪威海岸上，几处重要的战略据点都布有地雷，但通往布雷区的引炸线均被切断了。这件事也是希特勒的特务所干的。

美國記者阿尔姆史特朗曾正确指出，法西斯“第五縱隊”在荷蘭的活動比德國空軍所造成的危害還大。在像荷蘭這樣一個小國里，就有成千上萬的德國特務。在那里進行活動的還有地方納粹分子的組織，總共有八萬多叛徒和賣國分子。德國特務破壞了荷蘭全部的水利防禦體系，這就使荷蘭統帥部不能淹沒荷蘭中部的低地，以便給進攻的德國師團造成障礙。德國特務破壞了阿姆斯特丹的自來水、瓦斯廠、發電站和信號設備，這就幫助了法西斯空軍的侵襲。

德國情報機關還掌握着比利時瑟司河防綫防禦體系的全部材料。通過其所招募的比利時總參謀部測繪學校的軍官道布列中尉，得悉了這一防綫地下設施的秘密資料。從其他特務那里得到了有關比利時空軍的重要情報和其他有關比利時防禦體系的情報。

德國軍用飛機用似乎因“迷失方向”和“發生故障”而在比利時領土上着陸的詭計，給比利時統帥部提供了有關德國在當時即將進行反比利時的軍事行動的假情報。事情是這樣的，在飛機里坐着一位德國總參謀部的軍官，他帶着特別重要的“機密文件”。整個“被迫”着陸的經過都組織得這樣：使比利時的反間諜機關能拍照這些“文件”。直到戰爭開始的前夕，比利時總參謀部還深信，它已偶然地得到了德國進攻比利時的真實計劃。

德國情報機關恐怕在任何一个歐洲的國家也沒有像在法國這樣深入地埋伏下自己的暗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戰前法國的整個國家機器都充滿了間諜和叛徒的活動網。現在已經真相大白了，戰前法國許多著名的國家人物都是德國情報機關的直接或間接的支持者。

首先讓我們談談前法國外長龐奈。正如庫爾特·里斯在

其所著“总体間諜”一書中所寫的，使龐奈為德國情報機關服務的“橋梁”，就是他當時從著名的冒險家、間諜和騙子手的銀行家斯塔文斯基那里所得到的一張數目龐大的支票。斯塔文斯基後來被揭發並在非常奇怪的情況下自殺身死了。支票落入德國情報機關特務久巴里的手中。而後派了蒙特伯爵夫人布聶爾把這份支票的照片副本從柏林帶到巴黎。

投奔龐奈之行，正如人們所常說的，是她在情報活動的競技場上的初次上演。當然，拿着這樣的證件，難道還能不獲得成功嗎。簡而言之，龐奈被德國情報機關招募了。龐奈的妻子不僅全部了解其丈夫的賣國行為，而且也是其同謀者，上述伯爵夫人布聶爾，後來就成為德國情報機關和龐奈之間的聯絡人，而布聶爾又是通過龐奈的妻子進行活動的。

龐奈和布利諾也有着密切聯繫。

一九三八年十月法國總參謀部第二局向全體政府委員發出了備忘錄，詳細地揭露了布利諾的破壞活動，認定他是德國間諜。但是，儘管如此，龐奈仍派他到柏林和德國政府進行談判。

當時有一位外國記者這樣一針見血地寫道，身為法國外長的龐奈所進行的活動，正像德國外長所進行的活動一樣。巴黎人怀着憎恨的心情嘲笑地說道：“你們聽說過嗎，我們的外長還掙一份德國的錢呢？”

一九三九年末第二局已掌握了龐奈叛國的確鑿材料，支票的歷史已人所共知了。儘管這樣，龐奈仍保留着部長的職位。

再引証德國情報機關在法國活動的另一件事實。

阿牟列爾是法國參議院的速記員，他認識希特勒的女間諜艾聶姆男爵夫人，這位夫人又是龐奈夫人的親密女友。身為

速記員的阿牟列爾，經常注意着參議院所屬軍事委員會的工作。有一次格奇上校曾向自己的上級報告了一件新的“奇聞”：阿牟列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斷地把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所有記錄轉遞給艾聶姆男爵夫人，以便轉寄給柏林。他因自己的功勞而得到了四十萬法郎。格奇并向他的上級請求說，當這個間諜匪幫沒有被全部逮捕之前，不要把此事告知政府委員。上校當時曾得到了保證，一切都會保守秘密。

但是，經過了幾小時之後，艾聶姆男爵夫人便離開了自己的家而到“斯克利浦”旅館去了，龐奈的夫人這裡等候着她。兩位女友這次會見的時間不長，他們很快就分開了。男爵夫人走出旅館之後沒有回家就一直到了布爾耶機場，那裡有她的私人飛機在等着她。由於龐奈的“關顧”，男爵夫人得免了通常的警察手續，她的飛機很快就飛往柏林去了。

一九三九年秋，法國報紙“黎明報”曾發表了一條簡訊說，法國軍隊於九月在摩賽爾河平原所採取的攻勢被中斷了，原因是：當時位於法國中部地區的重炮未能及時運到前線。在事實上，是數十輛載着重炮的平板列車停在奧列昂、布爾耶和別爾墩的鐵路線的道叉子上。

這個地區屬於第五軍區，由米士林將軍指揮。米士林是法國最大的一家汽車輪胎公司的所有人。他過去是法國法西斯分子陰謀的積極參加者。但是，法國統帥部的確毫無疑義地信任他，讓他統轄法國的一個最重要的軍區。這一破壞行動並不是米士林將軍在德國人面前的唯一功勞。他的軍區有一個很大的後備坦克儲存基地，這裡集中了許多工廠試制的新式坦克。這些坦克速度快，輕便，更主要的是鋼板厚度大大超過了德國人用以冲破法國防線的德國重坦克。但是，這些坦克也沒有運到前線。當七月初，德國人占領奧列昂時，他

們便立即用這些坦克來反對退却的法軍。關於這些坦克的所在地點和性能的情報，他們均應有盡有。

法西斯特務有自己的發報機，只要某一個法國將軍同他的參謀部出現在該地區時，德國統帥部就立即知道了這一消息，並派遣轟炸機群到這裡來。法西斯特務通過電話下達挑撥性的命令，似乎這些命令是出自地方政權和軍事指揮部。

德國軍隊在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間反對波蘭、西歐和巴爾幹諸國的軍事進攻，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沒有碰到什麼特殊困難和嚴重的損失。德國情報機關參與了必要的戰爭准备工作，並且在保證希特勒的勝利方面，毫無疑問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們所以能獲取這些勝利是由于堅持不斷地削弱了敵人抵抗的決心和意志，逐漸地瓦解其後方，並進行了各種破壞活動來瓦解前綫。

這就是希特勒分子在當時所叫喊的德國法西斯軍隊“所向無敵”——這一神話的另一面。

人所共知，情報體系是戰爭在政治準備方面總體系的一部分。德國情報機關完全反映着希特勒“政治”的實質——那就是強盜性，背信棄義和卑鄙。這種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德國的統治。法西斯統治者們力圖用強大的情報機關來恐嚇所有的人們。

用不着多說，有着龐大秘密特務分支機構的法西斯情報機關是特別陰險的，它有着大量的經驗和卑鄙醜惡的伎倆，是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希特勒的情報機關只能在這樣的地方得到顯著的勝利，那就是在當它的活動幾乎完全不受制裁的地方；在那些它慷慨撒下賣身求榮、背叛、變節的種子後，長出了豐滿的幼苗的地方。即是在這種情況下，也要暴露出其主要的缺陷，那就是：它輕視了根深蒂固浸沉在人民內

部的道德觀和潛在的反抗力量。低估對方的力量，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這是德國情報機關活動中的主要缺陷。

这个缺陷特別表現在反蘇的斗争中。納粹分子企圖用他們的情報網來包圍我們的國家，他們指望在投靠他們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幫助下，從內部破壞蘇聯的威力，並以此來大大地幫助其背信棄義所準備的對我國的軍事進攻。這些企圖徹底破產了。敵人特務都及時地被破獲和消滅了。法西斯匪徒指望在蘇聯建立廣泛的特務網的打算破滅了。德國情報機關在反對那已擁有多年歷史的蘇聯偵察和保衛機關的斗争中，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它被徹頭徹尾地打垮了，正像德國法西斯的武裝力量在戰場上被百戰百勝的蘇聯軍隊所消滅的那樣。

事实 和 捏造

戰後出現了很多闡述美國外交和情報機關在上一次戰爭中活動情況的書籍。這些書籍出版的目的，就是要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許多重要事變的真實性質，對美國情報機關的“威力”造成一種不真實的印象。美國偽造者所廣泛撒播的這些謠傳，有時是那樣的可笑，現在就來回憶一下某些謠傳吧。

我們先談一談，美國情報機關“戰略情報服務處”是怎樣在企圖把法西斯意大利投降的功勞攬為己有，仿佛說，這是由於他們加強了特務活動而取得的。“戰略情報服務處”的歷史編撰家描寫了一個“全能的美國特務”，那就是“最保守，最出名的紐約大商人”馬契洛·約勒吉，他和意大利的海軍少將馬西莫·約勒吉是弟兄。

據稱，這個家伙（為派他到意大利去曾配備了一個專門的探險隊）在北非和意大利犯下了許多罪惡之後，曾給他的

兄弟寫了一封信，信中請求他敦促意大利投降。帶着這封信的奸細被意大利秘密警察扣留了，但這封信後來終於落到了意大利最高統帥部的手里，“統帥部当即對此信表示贊同，這樣他的任務就完成了。”

只有那些最善忘的人或者是不願意憶起不久前的往事的人，才能相信這種論調。這樣我們就來幫助他回憶有關法西斯意大利投降的一些事實。

復仇的女神初次敲響墨索里尼的威尼茲安宮，是在一九四三年的二月。這是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遭到慘敗後的自然結果。斯大林格勒的敗退就在意大利法西斯面前普遍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意大利元首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德國身上是不能實現的了。希特勒德國的戰時經濟威力，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間的秋季發生了嚴重的裂痕。

在這個時期，蘇德戰線上又消滅并俘虜了意軍的主力。意大利派往俄國的遠征軍的被消滅，對意大利法西斯來說，是意味着蘇聯不可摧毀的威力和民主陣營必然取得勝利的明顯的示威。這就使墨索里尼垮台，而用巴多格里奧元帥的政府代替了他。

和墨索里尼當權時一樣，決定“新秩序”的對外政策的也是蘇德前線的戰況。希特勒的戰車越是加快地從庫爾斯克弧形地帶向德聶泊爾潰逃，它的意大利這個車輪越是明顯地退縮不前，最後它終於開足馬力脫離了主軸而溜掉了。

蘇軍的勝利進軍大大地加速了意大利的徹底崩潰并使其退出戰爭。蘇軍把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主力箝制在東綫，使希特勒不能增援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從而迫使巴多格里奧政府不得不投降，使盟軍暢行無阻地進駐意大利。

巴多格里奧政府在“戴尼巴兵臨城下”的事實面前，懾

于業已成熟的群众革命运动，迫不得已地屈膝跪拜無条件投降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意大利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接受了苏、美、英所同意的条件。

事实就是如此。

“約勒吉的書信”的傳說是能引人入勝的，但这远不是一个成功的伪造。

美國“战略情报服务处”在意大利的特务，在这一时期到底都幹些什么活动呢？約勒吉的探險隊員和“战略情报服务处”的其他行动小組所苦心獵取的对象，是設計各种秘密武器的專家。有十数个著名的意大利学者（其中有著名的电子物理專家卡尔·克罗奇教授），被美國情报机关的特务綁架并用飛機运到美國。“战略情报服务处”的特务还找到了放置各种特殊設備和儀器的地点，并將这些設備和儀器立即送往大西洋彼岸。

美國情报机关的那些莽撞的小伙子們，在意大利的其他活动上也得到了驚人的“成功”。

在羅馬战役时，数名“战略情报服务处”的特务，为配合美國第五軍的進攻，被派進意大利的首都。其中有一名特务潛入羅馬后，立即結識了一位著名法西斯分子的漂亮女兒，于是“讓他住在祖傳下來的富丽堂皇的別墅里，他就在那里繼續進行破坏活动。”他毫不費力地就招募了整整三百名意大利人，并在出入城市的所有公路上晝夜不断地派人值勤，監視軍隊的調动情况。

“当德國的秘密警察發現这一可疑行跡时，他就和意大利的秘密警察勾搭起來，（既然德國秘密警察發覺了，那么怎么

① 戴尼巴——古迦太基國的名將，一貫与羅馬為敵，並決心战至最後，

又会和意大利的秘密警察勾結呢？——著者注）白天扮演着百分之百的法西斯分子的角色，晚間又繼續進行其秘密活动。”有什么話可說呢，这簡直是太走运气了。

一九四五年初，当时“战略情报服务处”駐欧洲办事处的負責人艾倫·杜勒斯通过其在米蘭的特务巴尔利男爵（他在欧洲住有十五年，担任过許多美國公司駐欧洲的代表）和德國党衛軍的將軍——希特勒在意大利北部的警察局長卡尔·沃立伏建立了联系。沃立伏秘密地來到秋里赫，在杜勒斯的私人官邸里進行了会談。此后不久，在米蘭市中心齐馬罗茲街二十二号，一个党衛軍中尉吉米尔的家里，安設了“战略情报服务处”的秘密电台。报务員的代号“瓦里”和“战略情报服务处”在卡澤尔特的情报站保持經常的联系。

而后，沃立伏又几度前往瑞士，在那兒会見了杜勒斯和其他的美國代表。“战略情报服务处”駐瑞士办事处負責人所進行的这些活动，就是人所共知的、化名为“太陽升起”的战役。这些活动，現在被美國的歷史伪造者們，形容为北部意大利的希特勒軍隊的投降談判。实际上，美國情报机关及其特务头子杜諾万和杜勒斯在当时所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种目的。

意大利的反法西斯运动，在北方各省表現得特別緊張而强大，是因为意大利無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地方。一九四五年初春，意大利北部反法西斯运动达到了有決定意义的階段。意大利人民为反对德國占領者進行了游擊战争。其杰出領導人隆格曾这样分析过这一时期：

“敌人已被捏住了喉嚨，他預見到面臨着不可挽救的滅亡，而用尽一切办法來延緩自己的死期。他們一方面因为被瘋狂和恐懼的心理所控制而加緊其恐怖活动，在一年半的占領期間，这种恐怖活动，在压迫者的道路上留下的尽是眼